

# 我的喇叭花，我的黑白丑

魏芳芳

## 一曲康桥便成永远

谢冕

是今晚的康桥”。这足可说明，徐志摩的诗能在千年之后与诗仙“同台演出”，并非无因！

经典的形成绝非偶然。经典是在众多的平庸中因维护诗歌的品质脱颖而出者。许多新诗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往往忘了这一点，他们成了白话、甚至滥用口语的痴迷者。他们忘却的是诗歌最本质的音乐美、韵律美、节奏美，他们的诗很难进入大众欣赏的会场。当然，他们也无缘与李白等古典诗人在诗歌的天空相聚。

我认识并理解徐志摩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盛行文学和诗歌阶级的年代，徐志摩被判定为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反动的，他的诗是“反面教员”。记得那时，文艺理论老师讲文学的阶级性，举的就是徐志摩的《残诗》《我不知道风——》等例子。那时时兴的是断章摘句，无须也不引导读文本。风向早已定了，他怎么“不知”？他鼓吹并向往的不是“东风”，而是“西风”，他是可疑的！无辜的他，就这样和许多天才的、杰出的诗人消失于当年的诗歌史。时代在进步。人们开始用公平客观的艺术眼光审视作家和作品。人们为所有真诚的艺术创造者恢复了名誉，徐志摩是其中之一位。

在我的诗歌研究中，我终于能够判定，他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为中国新诗的创立和变革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先驱者。中国新诗一百年，能列名于前十名甚至前五名的有他，他成了新诗历史的一道丰碑，无论怎么写，他总是诗歌史绕不过去的名字！我对徐志摩充满了敬意，我为当年曾经对他的鲁莽深深内疚。

那年北京一家出版社约我写《徐志摩传》，我准备不足，不敢答应。但是心有余悸，我总觉得应当为徐志摩做些什么。后来另一家出版社要出一套名家名作欣赏，徐志摩名列其中，邀稿于我，我接受了。我熟悉他的作品，我约了许多朋友共襄盛举。我不仅喜欢他的诗，喜欢他的“浓得化不开”的散文，我喜欢他的所有作品，包括他的情书——《爱眉小札》全选！选读《爱眉小札》的人，我选定了与徐志摩性情相近的同窗好友孙绍振。

我总找机会去看看他生前走过、生活过的场所。有一年到他的家乡海宁观潮，我特地拜访了海宁城里他家的小洋楼。小楼寂静安详，诗人此刻远游未归，也许是霞飞路路边的某家咖啡馆，也许是流连于康桥的那一树垂柳。在当年贫穷的中国，徐家客厅的地砖是从德国进口的，可见他的家道殷实，出身富贵。又有一年，朋友们取道鲁中去为他的遇难处立碑留念，牛汉先生去了，我因事未去。但我的内心总是念着、想着、想着他自由的灵魂、惊人的才华、浪漫的一生，以及美丽的恋爱。

我多次拜访康桥，康桥小镇的面包房和咖啡店也是我的最爱。第一次是虹影陪我去的，后来几次，都是自己前往。桥边纪念他的诗碑是后来立的，我在边上留影了。悄悄地他去了，他不曾带走一片云彩！悄悄地他去了，他带走的是我们无边的思念！志摩生前有许多朋友，志摩身后人们怀念他。他为我们留下了美丽的诗篇，还有美丽的人生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志摩不朽，志摩永存。这永存，这永念，如今都化成了永远的“康桥”，也许还有永远的“翡冷翠”！

2022年10月10日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

1. 七八岁时的一个秋天，我和母亲在新汴河滩地上割青箱。看见远处红薯地里几朵蓝汪汪的大花。奔过去，毛绒绒的长藤蔓挂满露水，叶子像喇叭花的大裂叶，也有绒毛。三四朵蓝蕾，如花神收拢的伞俏立着。那时候，我们只见过红色紫色的牵牛花，种在篱笆上，我家后园也有。这种蓝色花生平第一次见，像我哥用的纯蓝墨水。做赤脚医生的母亲也抑制不住地高兴：“黑白丑！草药书上见过。”说着顺着花藤往根方向找，果然发现了几包老绿色的毛茸种荚。

我问母亲，为什么叫“黑白丑”？花是蓝的，叶是绿的，梗是铁锈色的，和黑和白没有关系啊！她说这是一味中药，种子有黑的，也有白的。可以治水肿积食，腹胀便秘，还能打肚子里的虫。撕开种皮，露出围坐一圈的几粒白色种子，一掐，嫩得冒水。母亲说，还没熟，种不成。

“那丑呢？这么俊的花，和丑搭不上边啊！”我追着问。母亲说：丑就是牛啊，子丑寅卯，娘属鼠，就是“子”；比娘小一岁的三爹爹，属牛，就是“丑”。

很多年以后，查了中药大辞典，我才明白母亲的话——牵牛花的籽，无论什么颜色品种，色浅者叫白丑，色深者黑丑，黑丑、白丑又统称“黑白丑”或者“二丑”。药效也跟母亲说的一致。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牵牛子，近人隐其名为黑丑，白者为白丑，盖丑属牛也。”哎，原来是明朝的人嫌写“黑牵牛子，白牵牛子”麻烦，给它在地支属相中弄了个代号，偷懒嘛！

那一天，我记住了“黑白丑”这个奇怪的名字，还给那个地方做了标记，打算待种子成熟了再来采回家种。可是下一次趁着露水来，红薯藤还在，青箱还在，黑白丑不在了，像做了一个幽蓝的梦。

2. 黎明时分，我沿着小路下山去。昨夜稠密的星云一场大梦似的散了，星去天空。唯一一轮下弦月如触手可及的冰银钩，挂在东方晴蓝的天幕中。人影寂寂，昨夜汹涌如潮水的虫声也沉入山底，几声嘹亮的鸡鸣，挑破皖南山村的曙色。正是物产最丰饶的时节，黎明蓝雾色光线弥漫整个山谷，像大山怀抱宝藏，一时不肯示人。

山影只一轮廓，凉风未寒，清秋野地里，忽星点点的幽蓝映入眼帘，原来是睽违已久的黑白丑！一泓一泓，仿佛刚刚隐去的幽蓝的晴空。田埂与水沟间，一棵干枯的芝麻秆上，凛然地同时开了七八朵大蓝花，露珠泫然欲滴。更有十几朵幽蓝，在田埂上铮然独立。水塘边，开得更多。黑白丑作为原生牵牛，一叶一花，开得十分克制（不像一种开粉色小花的圆叶牵牛，从国外入侵，一堆一堆，泛滥成灾）。面对如此难得的一大片碧蓝花海，我激动得不知所措。翻出手机中的《中国传统色》色谱对比，竟是“苍苍”——立秋之转色，其色幽蓝。

“晓卸蓝裳着茜裳”“仙衣染得天边碧”“并中深碧斯为最”“老梅枝上挂牵牛，引得青花上树冰”……各种相关的诗句纷纷涌上心头。蒋捷“月有微黄篱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苏辙更直白，直接说“谁薄素纱，浸之青蓝盆”。青、碧、蓝不过都在描述同一种颜色——黑白丑的蓝色。据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原生的牵牛花。

面对一朵朵漫天飞舞的星光，忽然就读懂了梵高《星月夜》中那不可阻挡的来自宇宙深处的力量。这一刻，我终于明白，黑白丑才是原生牵牛花最动人的名字，它代表了亘古不变的天空之色——它是碧空的倒影，是星月交付人间的信物；它是亘古的时间之钟，敲响一个个沉睡的黎明；它是远山吹来悠远的小号，带着蓝调特有的忧伤；它是生死之间一道幽碧的花桥，是黑夜告别之际的回眸，是白昼来临时睁开的澄澈眼神……

“秋空碧色，晓日转红颜”——太阳忽然升腾，山坳一片灿烂，蓝色花朵染了金粉，透出蓝紫色的瑰丽。金色的稻田，金色的青箱，远处白墙黛瓦的村子，即刻笼罩在一层金色的晨雾中。炊烟从山坡上的人家袅袅升起，有人在唤我的小名，要回去吃早饭了。回村的路上，菜地的边上，篱笆上，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黑白丑，一朵朵蓝幽幽地开着，小山村有了浓厚高雅的星空味道。

3. 黑白丑的踪迹在古代艺术创作中闪烁。

16世纪弗兰德绘画中，有一幅非常著名的花卉静物画，将一年四时之花画进一只金色花盆中，前景下面赫然开着两朵蓝幽幽的黑白丑花，泛着星光。

中国古画里黑白丑就更多了。董其昌、陈洪绶、蒋廷锡、恽寿平，都画过，据说陈老莲常常因流连牵牛花而著书，和轶事不少，牵牛画却不多，我只见过两幅，其中一幅三朵连枝带叶的蓝色黑白丑夹在红叶竹子和粉色木芙蓉之间，好像爱得并未有多深。最痴迷牵牛花的当属梅兰芳，院子里有一百多种牵牛，他研究花朵色彩形态变化，应用到京剧的服饰妆容中，齐白石画过很多牵牛图。

他们的牵牛花应该都是从日本引进的园艺朝颜，所以齐白石画的牵牛只有寥寥几幅是原生的黑白丑。

我最喜欢的是恽兰溪和夫婿邹一桂合作的《牵牛花图》。恽兰溪，清代女画家，善山水，也善花卉。人赞其“山水平远，风韵天然”。和丈夫邹一桂情深意笃，琴瑟和鸣。夫妇珠联璧合，曾画丈把长的《蟠桃园》，从日光斜射到红烛高挂，两人匍匐地上，画大小桃三百枚，天未明而成。这幅清丽柔润的《牵牛花图》亦为二人合作。大片的留白下，恽兰溪的一首题诗《银汉仙》似乎写尽了牵牛花的中国味道。字是娟润清秀的小行楷，“良辰近七夕，花亦有牵牛”点出牵牛花期始于七夕前后，天上牵牛星，地上牵牛花，引出花名的渊源。“露湿银河曙，凉生玉宇秋。”花开在露水正浓之黎明，凉意阵阵，是秋天的味道了。“寻香临月榭，送巧入星楼。”又是月，又是星，还有银河的微光。她是在星月之下的曙光中绘出一朵碧空色的牵牛花吗？还是，日月星辰都在她的慧心里？

4. 乡下地少，家前院后种种菜种，树，花不当吃不当喝，算奢侈品。

隔壁四外公不让春荣姨在院里种花，我母亲去劝他，说你不让春荣念书，还不让她种点闲花，她天天干那么苦累的话儿，总得有个转圈的玩儿处吧？

我母亲是方圆几个村里少数文化高的人。四外公没驳她，拔掉了院子东头的几棵烟草。其实他也疼二闺女，因为要带弟弟妹妹，错过念书。春荣姨有时累极了，哭说父母偏心，六个孩子就她是个睁眼瞎，家里重活累活都是她干。那年春天，四外公给她腾了两巴掌地，她种了一红一紫两棵秧桔花，直到出嫁后好些年，四外公一直留着秧桔花根，年年发芽，年年开花。

在母亲的支援下，我们两家姑娘们还在门口屋檐下弄些破盆烂锅，春天栽鸡冠花、指甲花、菊花，在菜地的篱笆外边撒几粒喇叭花种子。喇叭花就是牵牛花，我们那里的俗语。要是有人说牵牛花，人家会说她“拽白文”。

乡下敞亮，喇叭花爬在篱笆门上，对着菜园里的菜，似有忌惮之心，不敢肆意乱长。羡慕地看着灰灰菜的种子蹿了一人多高，手掌大的阔叶子不时被人摘了两三片，那一层厚厚的红粉搽到脸上去，比胭脂更粉嫩，叶子在面条汤里，也是抢着捞去的美味。豆角和茶豆攀到架子上去，排排场地开花结实，一嘟噜一嘟噜的粉紫和白色蝶形花，都熟视无睹了。喇叭花绕在矮篱笆上，那种鲜艳还是很招人稀罕的。小孩子路过，会唱“滴滴答滴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调皮的男孩子还会学戏班子吹喇叭：“屋里哇，威力哇，新新娘上花轿哇！”有时候喇叭花和茶豆争地盘，哪里盘得过去呀！秋季干力气活后的早餐，一盘辣椒炒茶豆就死面饼子，补气力呢，喇叭花怎比？于是扯掉几根藤，让茶豆大展翅，多结几斤豆荚是正经。

但喇叭花实在是我们不愿割舍的，每年多少都种两棵，只是不特别偏爱，又不特别上心，菜地浇水的时候给它洒两瓢就够了。喇叭花只开早上那一会儿，有时候也摘来戴头上，不过戴得很快。夏秋放花之季，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端着牙刷去水井园地边，一边数着喇叭花一边刷牙。昨天开几朵，今天开几朵，用根小树枝写在厨房后的土墙上。

清早母亲去菜园拔几棵白菜，摘个南瓜，也会站在那里看一小会儿，顺手摘朵喇叭花放篮子里，红花配着瓜菜，在灰白色荆条篮子里，很好看。长大后看静物画，特别容易想到母亲的菜篮子，那是另一种沉静之美。

多年后回望，若没有这些花花草草，我们的童年该有多么干枯无聊。对于母亲来说尤其——青春韶华之年，响应国家号召，从讲台下放农村，从教师做回农民，这一转变竟是一辈子。外婆只生她一个独女，外公早逝，要支撑一个农家、供养好几个孩子读书，多少繁重的农活都落在她单薄的肩上。她坚信读书改变命运，让孩子们安心读书，非不得已不让干农活，父亲教书，不谙稼穡，我们尚有学校可以靠，但母亲只有硬扛。农时不等人，烈日毒日头，不时来场阵雨，她像钉在田里，不到天黑不回家。汗水雨水泡过的衣服发酸，她一天换两遍也不顶事。傍晚放学我们第一件事就去地里找母亲，远远看见她瘦弱的身影在翻红薯，或在齐胸深棉田里打棉花盆……村里有限的几本杂志、进城必看的连环画、偶尔遇到的好电影，和家门口的鸡冠花指甲喇叭花一样，是她繁重劳动中一声喘息，一点诗意的寄托。她帮春荣姨争取种花的权利，也是她以自己的苦而懂得。爱喇叭花的母亲最终弓着背，奋力把五个孩子推进了大学的课堂……

八十岁那年，母亲在七夕飞去了银河，让我疑心她就是天上的织女，去寻前世的牵牛星。守星的那日，村子的喇叭花开得霞红满墙，我每天清晨从人家篱笆上摘几朵红色喇叭花，放在母亲的棺槨前，香香的，带着朝露和星辰的味道。



陈洪绶《瓶花清供图》



恽兰溪《牵牛花图》

## “落日情”与“班马鸣”

汤世杰

又是秋日。想起古时文人之间，常见有惺惺相惜吟别一类诗作，李白《送友人》便谓：“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读来读去，最爱的是“落日故人情”“萧萧班马鸣”两句，看似萧散清淡，实则内心汹涌的，是“萧萧班马鸣”般的别离之情。便思付古今中外的世上，文人相轻的事虽不少见，相互珍惜欣赏的，也时能碰到。

当然，那须得是真夫子，真性情。而要真识得一个人，谈何容易？于我，真识得两位师长的性情，差不多已花去了一生。

一位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饶健康先生，因病已故世多年。但饶先生的大学上下铺同学、著名杂文家符号先生，今已年逾八旬，依然精神矍铄，仍可倚马千言。记得早年回家，饶先生曾邀我同住符先生家拜访，话题一开就收不住，到午餐时刻，符先生与夫人一起，竟以家宴款待学生辈的我，吃了些什么已记不起来。一席长谈所得收益，倒至今难忘。可惜那时手机尚不普及，没有留影。自打饶先生仙逝，就与符先生失去了联系。回乡两年，故园无新韭，总拟着一身青衫，过阡陌陋巷，不妨闻衣鹤步，虽一路辛夷，皆不如东风桃李花，且顺手摘一束狗尾草，去访良师益友，总会有机会见到符先生，倒阴差阳错，一直没见到。许久才总算联系上了。先生在发给我的第一则微信里说：“终于同你又联系上了！真是高兴！”……我已八十有四，几成耄耋痴聋，大不如以前……”一席话让我感动不已，悠然一想，离那次温馨家宴，少说也二三十年了。

符先生做过一段市级领导，我虽没

就此与先生深谈过，亦了然一位书生最在意的，还是他钟爱的文学。他的杂文，厚积薄发，堪与国内最优秀的杂文作家并肩而立，各美其美；我读过一点，但远说不上多。这次一聊，多少有些吃惊。原来，符先生与著名诗人、作家、晚年以杂文名世的邵燕祥先生，过从甚密，交往颇深。当燕祥先生离世，符先生的一篇《他选择“不惊扰”的方式离开了我们》，于近乎无声的幽淡平静语气中，我听到的，倒尽是些深深的叹息。而符先生另一篇谈邵先生旧体诗的文章，细品也叫人迷醉。人的心地成色，多为人处世中泄露无遗。“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古意，已是诗性准则。符先生待人向来如此，真诚相见，他人待他亦同。他与杂文界朋友的交往让我相信，风骨文人间是有真情在的。

不久又读到符先生因与我的再度联系，想起他的同窗饶健康先生所写的文字。先前以为，亲炙过的饶先生，我是了然的。哪知那些过往，仍让我闻之心颤——

六十年前，贮藏着王安石、汤显祖“因子”的临川少年，早赢得“夫子”的美名。四年寒暑，我与他同享着湖南一师周世钊同毛润之当年睡上下铺的优待，《忆往》中特地记有“将新卫生裤让我先

穿”的兄长；然后是1958年初躲在帐子里整日噤声视同路人；接着是纷纷“作鸟兽散”的不知所踪……

然而“命运之神”却又如此大度，让健康兄，与长我六岁王德宇兄——戏剧性地同处一室的三位，撒撒邂逅于“春风疑不到”的天涯宜昌，弄人的造化此时又似乎妩媚多情！

岁月隐痛却少疤痕，年少气盛，少有负累，心头依然是一丽日蓝天。无有电话，也无聚会；淡泊若水，却灵犀相通。

两位先生皆为吾师，细品他们的一生情谊，时代的风霜雨雪酸甜苦辣，尽在其间矣。这样的情谊，我在浪迹天涯时亦曾深味，如今几位一同青春跋涉过的挚友，都已先后离世，让我偶尔念及，不甚悲切而有泪下——人生，何其难耶？难得符先生一支李白所谓的“老笔”，把那份情描述得如此动人。这样的文字，与他的杂文一样，终于蚌老熟而珠浑圆，章句陡放异彩，每册每篇，皆为智心慧思的果实，堪位列名家典藏，留布后世而无羞！

读人读文，其实皆为读心。小小一己的生命，对于庞大到需以亿万光年丈量的宇宙，何等渺小！我等的各自存在，只是无数字尘埃的聚合。我偶然地遇到了饶先生，再由饶先生引领，得

与符号先生相遇，这就铸就了一段奇缘。我笃信，在光阴镌刻的流水落花中，总有一处画面令人流连忘返，总有一处风景用来安放心灵，万物虽然多情，时光却如一树花开，但凡人了眼，从此，便入了心……

多年后的今天，符号先生由此忆及与饶先生一生情谊，爱屋及乌地鼓励了我一番，实则仍是在借此言说他的饶夫子，他的饶先生。其时，符先生受命主编《宜昌文化丛书》的《宜昌诗词唱华》《宜昌文林揽粹》两本——

任重时迫急中生智，于是援据健康、德宇二位“室兄”。二位慨然应承，当仁不让，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健康兄还特地从书店购来了一套《苏东坡全集》，大有“烹小鲜如治大国”的雄心。

他一眼识出某受邀编辑将“向腊梅花次第开”中“腊”注解为“腊梅花”的谬误，指陈此处之“腊”系指腊月、严寒之意；与“腊梅花”毫不相干。一句不过“梅花迎寒怒放”之意。他又一眼察出某选本将“酒旗风”的“旗”注解为“旗帜”的硬伤……正是这两位窗兄室友的把关，让室弟主编放心了两书的分量与价值。

然而健康兄却为此付出了人生最高昂的代价——忘食废寝夜以继日的劳作，终导致胃疾频发趁虚而入……拖

到两书杀青后才去医院检查，已确认为胃痛晚期……

读到那里，我已两眼湿润。十七八岁时，我眼里的饶先生，与其说是刚大学毕业，初执教鞭的老师，不如说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大哥哥。哪知倒重情重义爱文若此，宁可付出他的全力，也不负同窗之托！难怪符号先生要一腔深情地声声唤，唤他作“饶夫子”了！

就那样，在一夏一秋之间，我也已临近八旬之身，对我的两位师长，完成了一次再认识。有时想，人恐怕就是在与一个个师长友人，一个个有质地有情感的生命之交往、受教与告别中长大的吧？也是在那时，读到李白的《送友人》，吟诵着“落日故人情”的诗句，心里倒是一派如同奔腾于大漠原野的“萧萧班马鸣”了！

从三峡冲出来的江水，转眼就入秋了。傍晚路过，见有好些片落叶飘了进去，有那么几片好大，应该叫做航标灯吧？想来，是要试试这如梦秋江的水温了。

壬寅秋分 于夷陵桥头

